



一个陌生的来电

在我上《化学与人类》课程第二年时,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刘老师,请原谅我冒昧地打电话给你,我是上海XX设计院的,我的女儿是你的学生。她这学期选了你的课,每周未回来就极其兴奋地考我们,诸如‘93号汽油是不是汽油的纯度?’‘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是毒牛奶吗?’‘煤气泄露时,为什么不能开灯?’……我们基本上被她问得哑口无言。印象中她原来中学时好像并不喜欢化学,现在似乎变了一个人,喜欢主动读书和在网上查资料。我和我的爱人十分惊奇。刘老师你有怎样的本领让她那么崇拜你?我们全院职工都很熟悉她,看到她明显的变化,都说‘难以置信’!他们也想像你这位‘神奇’的教书先生,想听你讲一次课。现在,我代表全院的职工,恳请刘老师拨冗做一个讲座怎样?恳请你无论如何满足我们的好奇

在云端见教授最后一面



“在那一刻他的眼神满是虔诚,透过他的指尖,好像能看到屏幕后无数虔诚目光,和音乐一同律动。旋律缓缓流淌,遥寄到天堂,致永远的坂本龙一教授。”

2022年12月18日晚19:30,“Playing the Piano 2022线上音乐会”与中国听众云端相见。本次线上音乐会,由坂本龙一监制。这位古稀之年的艺术家殷切希望这场音乐盛宴能“为在新冠疫情之下生活经受着影响、怀揣巨大的不安和压力的人们传达安慰并献上声援”。经过两年的筹备,坂本龙一将他珍贵的独奏影像带给世人,在抚慰亿万人心

卿苑诗云

渔歌子

此地星华永作邻,
君思心意劳风匀。
扬志日,失梦晨,
暖阳明窗总怡人。

忆王孙

火凝成雨灌心房,
海尽留珠盆野望,
高阁难登只愿狂。
乞君行,相教,连颜沐暖阳。

李至逸(中文系2021级本科生)

心。”

这对我是一个刺激,《化学与人类》不仅改变学生,还改变了他们的家长。这是意外之喜。

恭敬不如从命。我去做了两小时的科普讲座,讲复旦为什么要开设《化学与人类》这门课,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首先,是复旦将《通识教育》的理念贯穿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前校长杨福家认为,复旦是一所研究性大学,教学方针应该是重素质而轻专业,文理不应一刀割开。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所有文科学生在毕业时,必须完成4个学分的理科课程,理科学生必须完成4个学分的文科学分。因此,我在1995年为全校文科学生开设《化学与人类》的理科课程。

我在讲座的最后讲了另一个学生故事,她也选了我的课。圣诞节前的一节课前,她走到讲台前递上一封信,说“节

日快乐”。打开是一张画功非常精致的国画贺卡,她告诉我她自己画的。后来我了解到,她是一个国画级别很高的学霸级学生。更让我惊喜的是她在贺卡背后写下的一段话:“我永远记得您对学生的这份执着与关心,想不到对化学敬而远之的我会喜欢上您这位化学老师。相识是缘,真心祝福您,一生如意!”我会永远记得这些可爱的同学们。

讲座结束,他们送我上车时讲:“复旦真是一所让家长放心的好学校。”

电视剧《精英律师》里有一个律所的主任,说“律师的成就感来自于他的收入。”我们复旦教师的成就感则来自学生的进步、成长和家长的放心。

刘旦初(化学系退休教授)

光影书画



春天拖着裙摆,
藏进四月的碎片。
鸟雀呼晴,
便觉眼前生意满;
花朵竞艳,
春到人间草木知。

林荫道上,斑驳树影是
春天在谱写乐章;
光华楼前,欢声笑语是
春与孩子捉迷藏……

岁序不停歇,
一派苒苒物华新;
生活一如春光,
灿烂、自由、明媚。

实习记者 张楚欣摄
实习记者 刘栩含

复弹奏这首曲子,不希望它承担过多的符号象征。此后他每次弹起,都带有当时不同的语境和情绪,听众总能收获不同的心境和情感体验。他曾说:“100年后,人们还会听的音乐。这就是我想做的音乐。”

路人行色匆匆,耳机里也时常响起相同的旋律;迷茫之时,乐声带来短暂的宽慰。不同人用不同乐器演绎这首曲子,都蕴含着自己的理解。或许,这正是先生希望看到的。

在搜索引擎键入这首乐曲的名字,跳出无数网友的翻弹视频,不仅有钢琴、小提琴、古典吉他和西洋乐器,也有古筝等民族乐器的演绎。各式改编,不变的是教授所写的优美旋律,在不同乐器中彰显其共性,我们仍能感

受到情绪对抗而归于凄美,却又隐含歌咏生命的希望。不同的乐器、音色,更有演奏者不同的音乐处理,这首曲子总能跨越文化的阻隔,传递出强烈的情感和直抵心灵的震颤,环游世界,收获每一种“圣诞快乐”。

他像是一位与年轻人对话的温柔老者,在夕阳下随着悠长旋律凝视远方。踱步于时光长河中,探望教授的精神世界,仿佛看见他的手指在黑白琴键中自由舞动,尽管身材瘦削,满头银发,却格外坚定有力。朴素的黑白灯光下,整个世界只剩钢琴和他。

旋律缓缓流淌,遥寄到天堂,致永远的坂本龙一教授。

石绎如(新闻学院2022级本科生)

最初选择医学是懵懂的、感性的。在听闻及遇到周遭一些变故后,发觉生命如此脆弱,因此萌生学医的想法。但在之后的学医路上,我坚定选择,理性地成为一名妇科肿瘤医生。

大学七年级,我到美国哈佛医学院附属麻省总院交换学习两个月,两个科室其中一个为妇科肿瘤。最后一次参与手术是切除一个盆腔巨大包块。结束后,主刀医生让我跟着去冰冻病理学习。我记得病理医生给主刀医生回电说:考虑卵巢透明细胞癌。那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背后的含义,但默默记住了卵巢透明细胞癌这一特殊肿瘤。

巧合的是,不久之后,我的导师、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沈铿教授把协和医院卵巢透明细胞癌患者数据库给了我,并语重心长地说: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料,你好好研究,当作博士学位课题。

随着不断学习相关知识,研究最新进展,我逐渐意识到卵巢透明细胞癌是一种多见于亚洲女性的卵巢癌,治疗很棘手。八年学医生涯的最后半年,我一直聚焦于卵巢透明细胞癌的研究。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坚定地选择妇科肿瘤专业。在新进医师三年考核时,郭小毛院长问我:“有没有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我答:“作为年轻医生,我需要掌握妇科肿瘤的所有相关知识和技能,所以临床上不能设定方向;但在我们医院,我的研究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攻克恶性程度最高的卵巢癌。”

2013年开始做博士课题,如今已近10年,我对卵巢透明细胞癌的研究从未停止。从最初的研究,到回顾性分析各个临床病例、总结资料;到后来转化型研究,申请医院院级基金,并在此基础上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探索我国患者基因谱和表达谱的变化,看是否能进一步分析。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设计、书写和沟通研究者发起的新型药物临床试验。

医学生可以专心扑在临床和研究,但青年医生的工作更多样化,门诊、病房、手术、教学、科普、社会工作等,每当我想懈怠时,会想起那些患者。去年年初,我们团队的研究工作(卵巢透明细胞癌的免疫分子分型)发表在老牌英文杂志《英国癌症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上。这是一篇难度很大的全英文专业文献,即使是妇科肿瘤医生也不一定完全看懂。几个月后,我收到一封邮件,万万没想到,这位读者的妻子是卵巢透明细胞癌的患者,她用了我们文章中设想的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效果非常好,他想把经验分享给我们。

临床科研工作中,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能懈怠,更不能忘记自己择医、从医的初心,必须扎根临床,不断创新,从临床需求出发,用科研解决临床问题。再看我多年临床科研聚焦的卵巢透明细胞癌,这个少见的瘤种在亚洲女性多见,而西方女性相对少见。因此,欧美国家对该肿瘤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应药物的研发也相对滞后。这些,不都是我们青年医生为之努力的方向么?

叶双(附属肿瘤医院团委书记、副主任医师)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edu.cn